

相貌和出身是每个人无法选择的，一点没脾气，就靠运气了。我的相貌实在没走好运，任何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拿我相貌开涮；我的出身好像被照顾了一下，连说我“痞”也要在前面加上“名门”两个字。可我是觉得老天最照顾我的恰恰是没给我美相貌；最损的就是给了我这“家庭背景”。

瞪着我，而他语调的大拐弯充分表示了他的诧异和对我相貌的不满。“嗯。”我答道。“太不像你妈妈啦！”他声音大得整个候机厅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博采众林

相貌与出身

洪晃



“您可比她漂亮多了！”“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儿了！”“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？！”说得我进了理发店就号啕大哭，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，我说他们都说我不好看，我妈和理发员都哈哈大笑说，是啊，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。

书，出过点名；钱不多，够花；高权势不远，但是不够小心。我们习惯夹着尾巴活着，当大人物中的小人物，挨骂知道低头不语，半句好话就受宠若惊。



红土地 李平

新书架

《陈立夫访谈录》

孙永强

本书通过陈立夫与陈秀惠的对话，分析了人类在新世纪遇到的困惑，缜密梳理了儒学的精髓，解析了“四书五经”等经典著作，阐释了传统道德中的仁、义、礼、信、孝、悌、廉等要义，并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。

40多年前，买肥皂、香烟和火柴都要“票”，郑州的老人跟各种“票”、“证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。时下的年轻人也许难以想象。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家家户户要备“四本”：即户口本、粮本、煤本、副食本。

郑邑旧事

“票”、“证”年代

王瑞明

行粮油统购统销，计划供应，城区居民开始持购粮本买粮。1957年，实行粮食定量按户供应，又颁发了新的购粮本。1958年，凭煤本，按定量供应，到指定煤店购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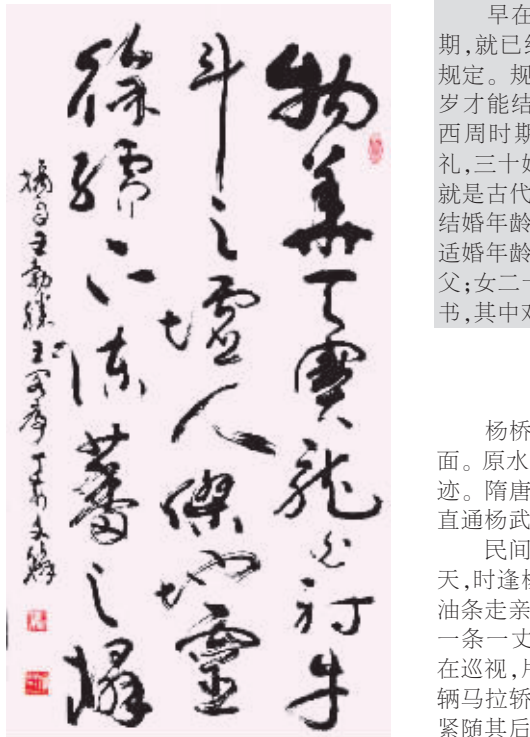


马跳檀溪 佚名

兔儿爷 中秋节有一种泥塑的玩具，流行于北方京津一带，人称“彩兔”，北京人俗称兔儿爷，用来祭拜月亮和娱乐儿童。

中秋风俗撷趣(之一)

高宗达



物华天宝，龙光射斗牛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 陈文翰书

早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，就已经有了晚婚晚育的法律规定。规定男子30岁，女子23岁才能结婚生子。据《礼记》载，西周时期“男子二十而冠，始学礼，三十始有室，始理男事，女子十五而笄，二十三而嫁。”

博古斋

我国古代的晚婚制度

夏吟

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角度来考虑的，而是依据身体生长特点和发育需要而制定的。

杨桥潭，位于中牟县城西北27公里，杨桥村东面。原水面占地数十公顷，深数丈，实乃古圃田泽之遗迹。隋唐时期汴河于潭北面通过，其西面建有大木桥直通杨武镇，傍桥杨村，村以桥名，故该潭称杨桥潭。

杨桥潭

毛俊岭

崔毅强

的。眨眼间，人们将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整精脱不了身，急中生智，使天空乌云遮天，一声闷响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人们只顾四散避雨，却不见了轿车的踪影。

他呵呵一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不要谢我，这是准备工作中的一环，本来就不需要你过多操心……”

周一早上兴冲冲来到公司，上电梯时正好遇到赫连冲，他居然也推销掉两箱半，言辞之间准备看我的笑话呢，真是邪门儿。方主任和颜悦色祝贺我们出色完成推销任务，接着宣布两人的具体工作安排，赫连冲留在办公室做文案企划，我到财务部做总账助理。

财务部只有王主任、方姐两人，王主任态度和蔼地介绍了我的具体情况大致有了了解，公司上下二十多人也基本认识了，唯一奇怪的是很少见到总经理安妮。

趁中午休息去办公室找赫连冲，他埋头奋笔疾书，我凑过去一看不觉乐了，稿纸上的题目是：明罗公司二十年发展纲要。

他唉声叹气说：“这是安妮亲自布置的任务，要求至少两万字，我靠，她以为是政府工作报告呢。”

“哈哈，色心不死啊，人家是牛津大学商学院高材生，你与她不是一个档次。”他压低声音神秘地说：“总部高层有人打她的主意了，咱们犯不着赶这趟船……”

两人正推推搡搡地开玩笑，一个高个子、高鼻梁、金发碧眼，满脸严肃的老外大大咧咧闯进来，环视之后劈头就问：“你们两个，是什么人？其他人哪去了？”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

袁方知道自已没法解释清楚，就尴尬地咽了一口唾沫，想走开再去询问别人。

袁方就站住了。那个女孩子对卖报纸的妇女说，第七期的《小说月报》。